

本人是一名傷殘人士的家長，對現有的特殊教育有以下意見：

本人的女兒李穎怡，今年19歲，一出生就患有弱視及中度弱智，生活不能自理。當時，這突然的災難，把我們全家帶進了痛苦的深淵。哭過痛過，也需要活下去。別人的孩子，兩三歲就可以入幼兒園，但我們的孩子，帶著缺陷，想找一處容身，談何容易？！一直到四五歲，我們都帶著憂愁痛苦、無助絕望中走過來。為什麼？因為沒有專業知識，沒有特殊訓練，我們的孩子又雙重弱能，到了六歲，她還不懂進食，大小便失禁，嚴重的皮膚病，及不懂聽一切指令，不會講話……。

在1993年9月，我的女兒進入了心光恩望學校，我們一家才能從困境中走出來。穎怡在學校老師教職員的悉心培育下，有了不少進步，後期已能基本上聽懂指令，自己進食，自己大小便，能講少量語言……。

可惜，惡夢又開始了！2005年7月，穎怡年滿18歲，被逼離開學校，而成人服務資源不足，根本跟不上，遙遙無期，哪兒有延續的訓練？中斷訓練，很可能前功盡廢，怎不叫人憂心？！

我的丈夫因患有肝硬化、糖尿病、高血壓……而且年過60歲，身體很差，時常需人照顧。而我還有兩個孩子正在求學，一家的生活重擔在我肩上，所以，在無奈之下，穎怡現在白天在安華中心接受日間訓練，晚上入住私人護理院，但近日發現效果強差人意。

可能是私人護理院人手不足，穎怡退步了，每天遺下大小便五次以上，又要每天穿上成人尿片，這不是倒退嗎？現在年青力壯就要背著尿片，就一輩子都要背著尿片！可悲！

所以，本人認為：我們弱能的孩子能力有限，每有少少進步，但其實是比正常人雙倍困難。我們應該給更多的資源，更多的訓練，而不是縮減資源。正常的孩子，可以讀完中五，有不少還能受資助讀預科，讀大學，為什麼我們弱能的孩子一到18歲就要回家，等著退步，等著著尿片，等著慢慢衰落下去？！等死！我們孩子的衰落，除了令家庭承受沉重的壓力之外，歸根結底，最後，社會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。希望政府正視這些問題。

心光恩望學校家教聯會成員

黃小楓